

“彭透斯的剧装”：一则戏剧史料的考证

孙柏

普鲁塔克《希腊罗马名人传》第十六章“克拉苏传”第三十一至三十三节记载了这位罗马大将军的“闹剧”式的结局：在对安息的战争中，“克拉苏被一个叫波马克萨特雷斯的安息人杀死了。”他的人头被“送往在亚美尼亚的许罗德斯王那里”。“恰好许罗德斯王与亚美尼亚王阿塔瓦斯德斯最终和解……双方设宴款待，饮酒尽欢。宴会上吟诵了许多希腊诗篇”。

“当克拉苏的首级被带到王宫门口，宫中的餐桌已被搬开，一个来自特拉勒斯、名叫伊阿宋的悲剧演员正在唱欧里庇得斯的《酒神的伴侣》剧中阿高厄就要出现的那一幕。正当他受到喝彩时，西拉克斯已站在宴会厅的门口，深深的鞠了一躬，施礼之后，就把克拉苏的头扔到了众人中间。安息人把首级举起，四座欢腾地鼓掌大叫。在国王的授意下，仆人给了西拉克斯在宴会上以一席之地，然后伊阿宋把彭透斯的剧装交给合唱队中的一人，抓起克拉苏的头，扮起那个欢跃欲狂的阿高厄的角色，好像灵感突发，唱出下面的诗句：

我们从山里来，把新砍下的须蔓
带到王宫，多么了不起的猎物。

这使所有的人都很开心。当合唱队唱出下列的对话：

（合唱）：是谁杀死了他？

（阿高厄）：这一荣誉属于

我。

波马克萨特雷斯恰好也出席了宴会，他一跃而起抓住了克拉苏的头，觉得由他来说这些话比伊阿宋更为合适。国王非常高兴，赐给了他传统的礼品，同时给了伊阿宋一塔兰特做为赏赐。”

这原本就是一段很有名的历史记载，而我更把它看作是一则颇有价值的戏剧史料——它从旁例说了古典戏剧对于装扮这一转喻手段的富于机巧的运用，也印证了此前我对这部悲剧演出状况的想象。在上面的引述中，我略去了记述“凯旋式”似的“游行仪式”的文字——这段记述也十分精彩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摩其中的菲勒斯仪仗色彩和扮演的兴味。

我更关注的是上文中的这一句话：“伊阿宋把彭透斯的剧装交给合唱

队中的一人，抓起克拉苏的头”。——这个细节透露给我们的是这部希腊悲剧原先演出时的本来样貌。这里需要我们稍稍耐心地琢磨一下：“彭透斯的剧装”指的究竟是什么？或者可以先回顾一下剧情的要求：陷于疯狂的阿高厄手持亲生儿子的头出场，把悲剧推向了高潮；再想象一下这则史料记载的那个场景：伊阿宋放下彭透斯的剧装，拿起真的人头。显然，那个演员是用克拉苏的首级替代了原本要用到的那件剧装——其实，那就是彭透斯的面具。

应该说，那既是剧装，又是道具。古希腊戏剧用的是头盔式的面具；因为它凝结着转喻和隐喻的双重关系，所以还不同于一般的戏装。在《酒神的伴侣》中的这个处理手法就是把面具作为道具、突出其转喻关系的运用。（而这种手法在现存的三十三部古希腊悲剧中是绝无仅有的。）

至于这种转喻手段的运用有何深义，完全可以由读者自己去引申和阐发。除了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叹以外，我做的考证工作纯粹是技术性的。毕竟这也算不上是特别有价值的发现，我相信只要稍具才华的导演都能做到。